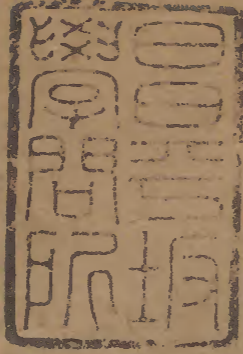


晦菴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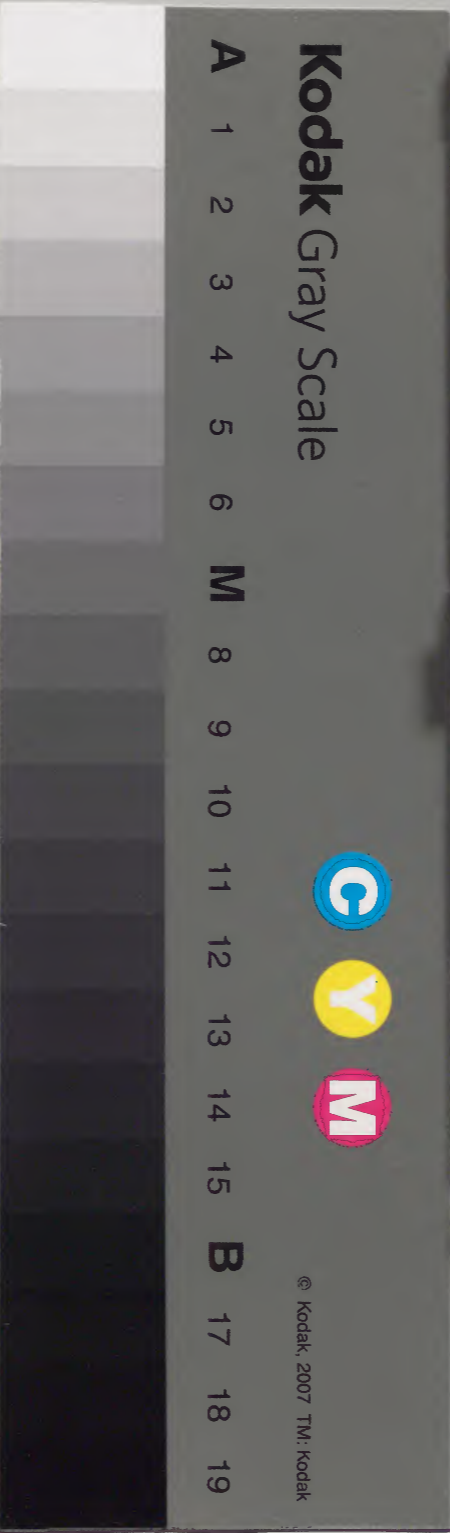
十五六



庫文閣内			
函	架	冊	號
一四	一〇	六四	三四九二
			漢書類

庫文閣内			
函	架	冊	號
三五	二三	六四	三四九二
			漢書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492
冊數	64 (8)
函號	315 136



臣竊謂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而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
以生者以爲一身之主但其所以爲此身者則又不能
無所資乎陰陽五行之氣而氣之爲物有偏有正有通
有塞有清有濁有純有駁以生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正
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以人之類而言之則
得其清且純者爲聖爲賢得其濁且駁者爲愚爲不肖
其得夫氣之偏且塞而爲物者固無以全其所以生
之全體矣惟得其正且通而爲人則其所以生之全體
無不皆備於我而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粲然有
以應乎事物之變而不昧是所謂明德者也人之所以
爲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此而其所以可爲堯舜而參天
地贊化育者亦不外乎此也然又以其所得之氣有清

濁純駁之不齊也是以極清且純者氣與理一而自無
物欲之蔽自其次者而下則皆已不無氣稟之拘矣又
以拘於氣稟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
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
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
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
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
獸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然亦不能有以自知矣
是以聖人施教旣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大
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
所養之中而發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
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致其明之之

實也夫既有以發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
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
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然之明哉是則所謂明明德
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
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
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
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
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汙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
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
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
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如我之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
之汙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

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
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為
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
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矣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
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
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
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
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
雖復而有不純欲雖克而有不盡將無以盡夫脩己治
人之道而必以是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
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
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臣熹曰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而後能得之則志有定向辭謂心不外馳安謂所處而安慮謂思無不審得謂得其所止

臣謹按此一節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然不先有以知其所當中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

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臣熹曰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所先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臣竊謂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為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蓋欲治人者不可不先於治己欲體道者不可不先於知道此則天下國家之達道通義而為人君者尤不可以不審是以臣愚竊願陛下深留聖意伏乞睿照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

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臣熹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致其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一其極處無不到也此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

臣謹按此言夫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

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心之發則意也不能純一於善而不免為自欺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不能推而致之使其內外昭融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際私欲萌焉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物則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不能即而窮之使其精粗隱

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固不盡雖欲勉彊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臣曰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

臣謹按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可一於善而無不實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

可致其虛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可不陷於其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臣熹曰壹是一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臣熹曰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臣竊謂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國家為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未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天下國家皆本於身又謂於所厚者薄無

陳信

所不薄其言皆本於此蓋君猶表也民猶影也表正則影無不正矣君猶源也民猶流也源清則流無不清矣若夫天下之物則有親有疎有近有遠而心之應物則有重有輕有長有短親者重而疎者輕近者長而遠者短重而長者在所先輕而短者在所後亦理勢之必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是以此章詳陳大學之條目曰格物曰致知曰誠意曰正心曰脩身曰齊家曰治國曰平天下凡有八事而於章末獨以脩身齊家二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其旨益以深矣臣願陛下清閒之燕從容諷味常存於心不使忘失每出一言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小而頻笑念慮之

悶大而號令黜陟之際無一不反而思之必無害也然後從之有害則不敢也則又夙興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夜寐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以至於出入起居造次食息無時不反而思之必已厚也然後守之而勿失一有未厚則又恐懼而益加厚焉念念如此無少間斷則庶乎身脩親悅舉而措諸天下無難矣惟陛下深留聖意

臣又謹按自此以上皆大學經文自則近道矣以上為前章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下為後章前章略提綱領後章細分條目鉅細相涵首尾相應極為詳備蓋未子所誦古經之言而曾子記之自此以下傳文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當俟異日

詳究其說然必先讀經文使之習熟而綱領條目羅列胷中如指諸掌然後博考傳文隨事體察而實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無不止於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見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則大學之道不在於書而在於我矣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則天下幸甚

康誥曰克明德臣熹曰克能也又有勝義太甲曰顧諟天

之明命臣熹曰顧目在之也諷古是字通用天之明命即

夫物不帝典曰克明峻德臣熹曰峻書作俊大也大德即

賢自明也臣熹曰結所引書以釋明明德之意皆謂自明已之明德也

臣謹按此傳之首章釋經文明明德之義舊本脫誤今移在此其曰克明德者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德

文王能明之也夫人之所以不能明其明德者何哉氣稟物欲害之也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而失之太柔則有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唯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之而無難也其曰顧諟天之明命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事親事長飲食起居其所當然各有明法人唯不察於此是以氣稟物欲得以蔽之而不能自明常自在之無少間斷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明德常明而天命在我矣其曰克明峻德者人

如前日之汙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
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爲
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
不沐浴使其疏淪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
不復爲舊染之汙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
惟學於伊尹而有得於此故有感乎沐浴之事而刻銘
於盤以自戒焉而稱其德者亦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
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皆日新之謂也至詩所謂
聖敬日躋者則其語意於日新爲至近而敬之一字又
見其所以日新之本蓋不如是則亦何地可據而能日
繼其功哉其後伊尹復政木甲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

新爲丁寧之戒蓋於是時木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處
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于
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
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至周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
父丹書之戒而於几席觴豆刀劍戶牖盥槃莫不銘焉
則亦聞湯之風而興起者皆可以爲萬世帝王之法矣
傳者釋新民之義而及於此蓋以是爲自明之至而新
民之端也其曰作新民者武王之封康叔以商之餘民
染紂汙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
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
遷於舍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
哉亦自新而已矣其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言周之

有邦自唐虞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若君之德昏蔽穢濁而無以日新則民德隨之亦為昏蔽穢濁而日入於亂民俗既壞則天命去之而國勢衰弊無復光華如人向老如日將暮日凋日瘁日昏日暗不覺滅亡之將至若其有以自新而推以及民使民之德亦無不新則天命之新將不旋日而至矣其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臣熹曰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其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緝緝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臣熹曰緝緝鳥聲立隅本爵之處子曰以下詩

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臣熹曰

遠之意於嘆美辭緝緝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

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

之大詩云瞻彼淇奧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瑟兮憇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憇兮者道盛德至善

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

民之不能忘也臣熹曰淇水名與隈也棗詩作綠猗猗美

使成物質也磋以錘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

滑角者既切而復進不已也瑟嚴密之貌憇而復磨之貌

治之有緒而進進不已也諠詩作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

作恒赫宣宣著盛大之貌諠詩作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

習詩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而鄭氏讀作峻恂慄
戰懼也威可畏也嚴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見能得至善
之美德容之盛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
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臣熹曰於
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
王盛德至善之餘澤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
雖已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此兩節味嘆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臣謹按此傳之三章釋經文止於至善之義其曰邦畿
千里維民所止者以民止於邦畿明物之各有所止也
其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言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
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
所止而止之也其引穆穆文王以下一節則以聖人之
止而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
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

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
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
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
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
而末主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
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
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
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
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
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
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
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

此意也然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子之所以孝父之所以慈朋友之所以信皆人心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但能因事推窮以至其極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天下之物皆有以見其至善之所在而止之矣其引瞻彼淇澳以下舊本脫誤今移在此其意則以明夫所以得其至善而止之方與其得止之驗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晬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

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其引於戲前王不忘以下一節則因上文民不能忘而言也蓋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臣熹曰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不敢盡其辭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臣謹按此傳之四章釋經文物有本末之義也舊本脫
誤今移在此蓋言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
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
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
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効
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辯訟之間以求新民之
效其亦末矣

臣又謹按自此以上大學之傳以釋正經前章之義
者也其言克明德者欲學者自彊其志以勝其氣稟
之偏物欲之蔽而能明其明德也其言顧諟天之明
命者欲學者之於天理心存自在而不可以頃刻忘
也其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欲學者深自省察

一日沛然有以去惡而遷善則又如是日日加功而
無間斷也其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欲學者之不
以小善自足而益進其功以求止於至善亦日新之
意也凡此數者其言雖殊其意則一臣願陛下深留
聖意而實致其功必使一日之間瞭然有以見夫氣
稟物欲之爲已害脫然有以去之而無難則天理之
明瞭然在目而有以爲日新之地矣然後日日新之
又日新之如旣切而復磋之如旣琢而復磨之以至
於至善在我而無所不用其極則宋雖舊邦而天之
所以命陛下者則新矣如其不然則臣恐天下之勢
將有如前章所謂向老而將暮者臣不勝大懼惟陛
下之留意焉

此謂知本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臣熹曰此句之上當有闕文吳長泰

臣謹按此傳之五章其次當釋物格知至之義今亡其辭而獨留此一句乃章末之結語也臣嘗竊考此篇之旨其綱領有三其條目有八而格物致知最為先務今乃獨遺其本傳之文不知其所以發明此旨者果為何說甚可惜也然而尚賴程氏之言有可以補其亡者如曰學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正心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但能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

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至於論其所以用力之本則其言又曰學道以知為先致知以敬為本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論其所以為敬之方則其言又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

此謂知本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臣熹曰此句之上當有闕文吳長泰

于存之久而天理明矣至其門人謝良佐之言則曰敬是常惺惺法尹焞之言則曰人能收斂其心不容一物則可以謂之敬矣此皆切至之言深得聖經之旨傳文雖亡然於此可以得其梗槩矣故臣又拾遺意而論之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具於人心而自不容已也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其口鼻耳目四支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

如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是乃書所謂降衷詩所謂秉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氏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載所謂萬物之一原邵雍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聖之與愚人之與物相與殊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

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人習於誠敬則所以養其德性收其放心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所謂格物致知云者又欲其於此有以窮究天下萬物之理而致其知識使之周徧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自不容已者而又從容反覆而日從事乎其間以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理皆有以究其表裏精粗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知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凡此推演雖出管窺然實皆聖經賢傳之意

道入德之方也抑臣聞之治古之世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王者之子弟其教之爲尤密蓋自其爲赤子之時而教已行矣及其出就外傳則又有小學之學及其齒於胄子則又有大學之學凡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之具已先熟於爲臣爲子之時故其內外凝肅思慮通明之効有以見於君臨天下之日所以能秉本執要醜酢從容取是舍非賞善罰惡而姦言邪說無足以亂其心術也降及後世教化不脩天下之人例不知學而尊且貴者爲尤甚蓋幼而不知小學之教故其長也無以進乎大學之道凡平日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者既已一切鹵莽而無法則其一旦居尊而臨下決無所恃以應事物之變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後

始欲學於小學以為大學之基則已過時而不暇矣夫

手握天下之圖身據兆民之上可謂安且榮矣而其心

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術使中外小大之臣皆得以

肆其欺蔽眩惑於前騁其擬議窺覩於後是則豈不反

為大危大累而深可畏哉然而尚幸有可為者亦曰敬

而已矣若能於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勵兼取孟子程氏

之言便從今日從事於敬以求放心則猶可以涵養本

原而致其精明以為窮理之本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實

下功夫不可但崇空言以應故事而已也臣義切愛君

不覺煩瀆下情無任恐懼懇激之至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臣竊曰母者禁止之辭也人心

物欲之私雜乎其間是以為善之意有所不實而

為善之意無不誠矣如惡惡

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臣竊曰

惡惡臭惡

君子必慎其獨也臣竊曰居獨處也厭然銷沮閉藏之

明之地則自欺之甚也然既實有是惡於中則其謚必見

於外徒爾自欺而不足以為欺人也君子之謹獨不待監此

而後能然亦不敢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臣

曰言雖幽隱之中吾所獨知之甚也而富潤屋德潤身心廣

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臣竊曰體胖舒也言富則能潤至

能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

外者如此又君子之所以不可不謹獨而誠其意也

臣謹按此傳之第六章承上章之言以釋經文誠意之

陳

義者也臣又詳說之曰民之秉彝本無不善故人心之發莫不知善之當爲而欲爲之惟其氣稟之雜物欲之私有以害之是以爲善之意有所不實而不免爲自欺也所謂自欺者外有欲善之形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欲者以拒乎內也外有惡惡之狀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惡者以主乎中也是以其外雖公而中則私其形當是而心則否是皆自欺之類也所謂誠其意者亦禁乎此而已矣能禁乎此則其心之所發在於好善則表裏皆好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好心之所發在於惡惡則表裏皆惡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惡是以其好善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而方寸之間無有纖芥不快不楚之處是則所謂自慊而意之誠也能自慊

而意識則其隱微之間無非善之實者君子於此亦致其謹而不使一毫之私得以介乎其間而已若小人之自欺則不惟形於念慮之間而必見於事爲之際此知其爲惡而掩之則既不足以自欺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則又不足以欺人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又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其引曾子之言以下則所以明夫隱微之間實有不善則人皆知之如十目之所同視十手之所同指無不見之甚可畏也隱微之間實無不善則其形於外也亦然蓋多財之人其屋必美有德之人其身必脩其心廣大則其體必安舒此又以著理之必然而見君子所以必誠其意之指也然考之於經則所以能誠其意者乃在夫知至蓋知無不至則其於是非

得失皆有以剖辨於毫釐之間而心之所發必無外善
 內惡之弊所以有主於中有地可據而致謹於隱微之
 間也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為自欺
 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為而無地之
 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
 可以不察也然猶為衆人言之耳若夫人君則以一身
 託乎兆民之上念慮之間一有不實不惟天下之人皆
 得以議其後而禍亂乘之又將有不可遏者其為可畏
 又不止於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而已願陛下於此深加
 省察實用功夫則天下幸甚如其不然則今日區區之
 講讀亦徒為觀聽之美而已何益於治道有無之實以
 窒夫禍亂之原哉



古室北制



廟室之制
皆如此其
主皆在西
南壁下東向
祫則太祖
東向昭南
向穆北向

本朝太廟制

從後看起

東夾室

第十室	穆廟 廢此廟 高宗 欲遷高宗於第十室而 穆廟 奉宗於此為穆廟	廢此廟 欲遷高宗於第九室而 廢此廟	自後漢明帝以來公私廟 制皆同堂異室歷世因之 未有能改故堂之上梁祫 並享其禮不專昭穆但有 南北之辨而無左右之別 卒哭之後雖依古法附于 祖父而遷主之際乃從今 制而入于父之室殊無意 義又如古制附昭廟則穆 主不動附穆廟則昭主不 動如今之法則每附一室 而群室皆遷又古祫祭皆 於室中今以迫狹而祫於 堂上皆非禮也神宗皇帝
第九室	穆廟 廢此廟 高宗 欲遷高宗於第九室而 穆廟 奉宗於此為穆廟	廢此廟 欲遷高宗於第八室而 廢此廟	
第八室	穆廟 廢此廟 高宗 欲遷高宗於第八室而 穆廟 奉宗於此為穆廟	廢此廟 欲遷高宗於第七室而 廢此廟	
第七室	穆廟 廢此廟 高宗 欲遷高宗於第七室而 穆廟 奉宗於此為穆廟	廢此廟 欲遷高宗於第六室而 廢此廟	
第六室	穆廟 廢此廟 高宗 欲遷高宗於第六室而 穆廟 奉宗於此為穆廟	廢此廟 欲遷高宗於第五室而 廢此廟	
第五室	穆廟 廢此廟 高宗 欲遷高宗於第五室而 穆廟 奉宗於此為穆廟	廢此廟 欲遷高宗於第四室而 廢此廟	

陳信

第一室

穆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仁宗 穆廟於此為昭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察見其非禮命儒臣討論
古制方欲為而未及營表
論者惜之今日朝廷寄寓
於此理固未應及此故憲
今擬定姑就權宜若異時
恢復還及舊都則能復先王
之舊則左昭右穆各得其所
而真宗神宗皆當藏主於
於此

第二室

穆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仁宗 穆廟於此為昭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於此理固未應及此故憲
今擬定姑就權宜若異時
恢復還及舊都則能復先王
之舊則左昭右穆各得其所
而真宗神宗皆當藏主於
於此

第三室

穆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仁宗 穆廟於此為昭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於此理固未應及此故憲
今擬定姑就權宜若異時
恢復還及舊都則能復先王
之舊則左昭右穆各得其所
而真宗神宗皆當藏主於
於此

第四室

穆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仁宗 穆廟於此為昭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於此理固未應及此故憲
今擬定姑就權宜若異時
恢復還及舊都則能復先王
之舊則左昭右穆各得其所
而真宗神宗皆當藏主於
於此

第五室

穆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仁宗 穆廟於此為昭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於此理固未應及此故憲
今擬定姑就權宜若異時
恢復還及舊都則能復先王
之舊則左昭右穆各得其所
而真宗神宗皆當藏主於
於此

第六室

穆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仁宗 穆廟於此為昭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於此理固未應及此故憲
今擬定姑就權宜若異時
恢復還及舊都則能復先王
之舊則左昭右穆各得其所
而真宗神宗皆當藏主於
於此

見行廟

今禮官等議 今憲擬定

室次第

西

穆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仁宗 穆廟於此為昭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於此理固未應及此故憲
今擬定姑就權宜若異時
恢復還及舊都則能復先王
之舊則左昭右穆各得其所
而真宗神宗皆當藏主於
於此

今宜未合遷奉 於仁宗之東 高宗當別置室 當於藏于西夾室 宗而神徽宗神主 其東以正室室祀仁 西正室室祀太宗 本朝當以此立廟其 之西夾室	東 別立世室於仁宗之 宗世室之西夾室 神宗徽宗藏于仁 立世室於太宗之東 三宮當祀則仁宗別 徽宗高宗居此下 本朝當以此立廟其 之西夾室
昭世室	昭宮一
昭宮二	昭宮三

春秋傳曰周公稱太廟魯
公稱世室群公稱宮世室
者世世不毀也今按此魯
次而南今按此雖諸侯之

二月

禮記卷之三

三十一

禮記

大庫

制也然禮曰魯公之廟也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則天子之制亦如此矣

制然天子之廟亦當如此但三昭三穆而宗無數爾其逐廟明堂室夾寢牆之制已見前圖

穆世室

穆宮一

穆宮二

穆宮三

本朝當以此廟正堂
室祀僖祖而順翼
宣三祖之祧主藏于
西夾室裕祭並如周
制而僖祖東向順祖
宣祖木宗任宗神宗
徽宗高宗皆南面翼
祧木祖真宗葉宗哲宗
欽宗皆北向
今當奉真宗葉宗世室之西夾室
宗二主藏此

周人以此廟正堂
祀主而盛主昭主
以下祧主藏于西
夾室

周人以此廟正堂
祀主而盛主昭主
以下送居此下三宮
世室之西夾室

本朝當以其正堂
祀木祖而真宗葉宗
哲宗欽宗皆宗
送居此下三宮當
遷則藏主于木祖
世室之西夾室

行禮享位

此圖四祖或裕於夾室前
行禮享位
今禮官所議裕享位
無依非禮也

行禮享位

此圖四祖或裕於夾室前
行禮享位
今禮官所議裕享位
無依非禮也

徽宗 葉宗 真宗 宣祖 順祖

西德祖

高宗 神宗 仁宗 木宗 宣祖 順祖

高宗 神宗 仁宗 木宗 宣祖 順祖

西德祖 木祖

高宗 神宗 仁宗 葉宗 真宗 順祖

今擬定祫享位次

此圖今以廟制未能如古且欲權於太廟堂上行禮俟他日改立廟制即於室中行禮

高宗 徽宗 神宗 仁宗 太宗 宣祖 順祖

無

高宗 徽宗 神宗 仁宗 太宗 宣祖 順祖

禮

準尚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集議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者素今竊詳群議其說雖多而揆以禮經皆有可疑如曰藏於太廟之西夾室則古者唯子孫祧主上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無祖考祧主下藏于子孫夾室之文昔者僖祖未遷則西夾室者僖祖之西夾室也故順翼二祖之主藏焉而無不順之疑今既祧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室矣則夾室者乃太祖之夾室自太祖之室視之如正殿之視朵殿也子孫坐於正殿而以朵殿居其祖考於禮安乎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享則又欲設幃於夾室之前而別祭焉則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坐之背而孫後祖此

宋史

禮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以奉四祖則不唯喪事
即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亦
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名為尊祖而實卑之又當祫
之時群廟之主祫于太廟四祖之主祫于別廟亦不可
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
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而不得合食亦與別
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反復尋繹皆不可
行議者亦皆知其不安而不知所以然者特以其心急
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而為此紛紛不
復顧慮殊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
祖兩廟威靈常若相與爭校疆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
祖之神疑於受損傍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

自己不知朝廷方此多事之際亦何急而為此也今亦
無論其他但以太祖皇帝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
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而不敢
當矣又况僖祖祧主遷於治平而不過數年神宗皇帝
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
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
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
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
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則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
尊所以事太祖者無以異於生存之時乃為至孝而議
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置之他所而又未有一定
之處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而事之如生存之時乎

且議者之所以必為此說者無他但以太祖膺圖受命
化家爲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若以此言則后稷
本封於郟而不窳已自窳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
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爲
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
功德之小大有無哉况周人雖以后稷爲太祖而祭法
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之
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群廟則亦不待東向
於禘然後可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日宗廟之制未能
如古姑以權宜而論之則莫若以僖祖擬周之后稷而
祭於太祖之初室順祖爲昭翼祖爲穆宣祖爲昭而
其挑主于西夾室太祖爲穆擬周之文王爲祖而祭於

太廟之第二室太宗爲昭擬周之武王爲宗而祭于太
廟之第三室其太祖太宗又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室
真宗爲穆其挑主亦且權藏於西夾室仁宗爲昭爲宗
而祭於第四室亦爲世室如太宗之制英宗爲穆藏主
如真宗之制神宗爲昭祭第五室哲宗爲穆祭第六室
徽宗爲昭祭第七室欽宗爲穆祭第八室高宗爲昭祭
第九室孝宗爲穆祔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爲宗爲世
室如太宗仁宗之制三歲祫享則僖祖東向如故而自
順祖以下至于孝宗皆合食焉則於心爲安而於禮爲
順矣至于古者宗廟之制今日雖未及議尚期異時興
復之後還反舊都則述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
之繆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祫享之禮行於室中

則又善之太者也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僖祖以東向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誡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孰若誠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誡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為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禘則所誡之祭常少亦中事情故熹於此嘗有感焉竊獨以為今欲議四祖神位所祔之宜而卒不免於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為順易而無事也熹孤陋寡聞所見如此昨日適以衰病不及預議伏念宗廟事重不敢緘默須至申聞者

右件如前并畫到圖子四紙繳連在前謹具狀申尚書省乞并賜詳酌敷奏施行伏候鈞旨

小貼子

熹謹按禮家先儒之說兄弟傳國者以其嘗為君臣便同父子各為一世而天子七廟宗者不在數中此為禮之正法若今日見行廟制則兄弟相繼者共為一世而太廟增為九世宗者又在數中皆禮之未失也故熹狀中所擬太廟世數一準先儒之說固知未必可用若議者乃用今制而反不魯詳考自僖祖以至孝宗方及十世太祖太宗為第三世尚在四昭四穆之中今日祧遷只合依孝宗初年遷翼祖例且遷宣祖然後為得乃不察此而欲一旦無故并遷僖宣二祖又彊析太祖太宗各為一世既與舊徽欽高之例不同又使太廟所祀其

卷之五 三十九 葉壽

實僅及八世進不及今之九退不成古之七尤為垂繆
無所據依政使素說迂闊多所更改不可施行其議者
并遷二祖析一為二之失亦合速行改正且遷宣祖而
合太祖太宗復為一世以足九世之數伏乞詳察
素既為此議續搜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為太祖
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為不當
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為始已上不可得
以得天下自己力為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
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
此人安得為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為得禮介甫
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素竊詳順之議論素與王

本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以為高於世俗之儒足以
見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但以衆人不免
自有爭較疆弱之心雖於祖考亦忘遜避故但見太祖
功德之盛而僖祖則民無得而稱焉遂欲尊太祖而卑
僖祖又見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
偶不出此而王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
堅守二賢之說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所以無故
生此紛紛今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
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并乞詳察

陳符

文集卷之五
三十九
蔡元生

高宗又具同異表轉錄之於省長大員入和議計其
大書之益而斷其限為無骨而無後益於大時而早
自亦幸得斷之公擬於時亦亦志無後益於大時而早
其則議入之心同固亦不殊而合於心與人不
其不同三論此事則形理之必為高宗所對之對其

面奏桃廟劄子 并圖

			舊制
			今議
			臣 燾擬定
九世	欽宗高宗		孝宗
八世	哲宗徽宗	孝宗	高宗 <small>世室</small>
七世	神宗	欽宗高宗	徽宗

文集卷之五
三十九
陳信

夾室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順祖翼祖	僖祖	宣祖	太祖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僖祖翼祖宣祖	太祖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哲宗徽宗
順祖翼祖真宗	僖祖 始祖	太祖 世室	太宗 世室	仁宗 世室	神宗	哲宗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
又以僖祖為四廟之首累聖尊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
數寢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奉以為
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為本朝自僖祖以上
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櫻契疑無以異今欲毀
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
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用馬光韓維孫
抃孫固等以為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
以為太祖受命立極當為始祖而裕享東向僖祖初無功
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
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
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為功德蓋不

宋史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

陳信

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爲
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
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
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爲人
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
不察乎此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
僖祖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衛之所
及而不知反之於已以即夫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爲異
說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以正之不謂今者之來適逢此
議而又以疾病之故不獲祇趨謹已略具鄙見申尚書省
乞與勅奏并畫成圖本兼論旨今宗廟制度得失因又訪
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言爲當貼說詳盡而

所論并桃二祖止成八世之說尤爲明白未知已未得造
聖聽欲乞宣問詳賜覽觀并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
皇帝尊祖敬宗報本反始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
幸甚取進止乞降付尚書省

貼黃

臣竊見今者群臣所議奉安四祖之禮多有未安蓋不
遷僖祖則百事皆順一遷僖祖則百事皆舛雖復巧作
回互終不得其所安而又當此人心危疑之際無故遷
移國家始祖之祀亦惑衆聽實爲非便而或者以謂前
日之議已奉聖旨恭依難復更改臣竊詳治平四年三
月議者請遷僖祖已詔恭依至熙寧五年十一月因章
衛王安石等申請復還僖祖又詔恭依蓋宗廟事重雖

已施行理或未安不容不改伏乞聖照

議祧廟劄子

臣前日面奏祧廟事伏蒙聖慈宣諭若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曾祧壽皇即位時亦不曾祧太上即位時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臣恭承聖訓仰見陛下聖學高明燭見事理尊事宗廟決定疑惑至孝至明非群臣所能及不勝嘆仰然今已多日未聞降出臣元奏劄子付外施行竊慮萬機之繁未及指揮欲望聖明早賜處分臣不勝幸甚取進止尚書省

進擬詔意

廟議劄狀并圖包括古今曲盡底蘊非獨可為今日之法亦可留備他日稽考不若降出更令詳議如彼說妄便可

反覆剖析以盡同異如彼說是此便不當固執如但含糊直降指揮却恐不厭衆心反有輕率偏徇之謂若必不欲降出再議即當擬定詔意乞降御筆指揮然終不若再議之為善也其詔意如左云昨因臣僚請遷僖祖皇帝而尊太祖皇帝為初室將來祫享即正東向之位當已恭依今復思之殊有未便蓋太廟見祀九世十二室僖祖自熙寧以來尊為始祖祭于初室百世不遷過於享日即居東向之位已合典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太祖尚在四昭四穆之內亦未合便居初室亟正東向却使太廟止成八世而四祖不得合食不若上存僖祖為初室東向如故而遷宣祖一世於西夾室太祖太宗仁宗三室亦為百世不遷之廟將來永不祧毀庶幾有以仰順祖宗之孝心不至妄減

太廟世數且符合食之義以副朕欽承宗廟之意其 月
日閏十月 日兩次已降指揮更不施行

山陵議狀

具位臣朱熹

準尚書吏部牒十月九日殯宮覆按使孫逢吉狀定到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神穴事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
侍從臺諫限三日集議聞奏臣方欲赴臺集議忽聞朝
廷已別差官前去宣諭即與衆官具狀申省別聽指揮
外臣竊有愚見深恐言之不早有誤大計須至先具奏
聞者

右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聖德神功覆冒寰宇深仁厚澤
漫潤生民厭世上賓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

三祿後昆永永無極而因山之卜累月于茲議論紛紜訖
無定說臣嘗竊究其所以皆緣專信臺史而不廣求術士
必取國音坐丙向壬之穴而不博訪名山是以粗略苟簡
唯欲附於紹興諸陵之旁不唯未必得其形勢之善若其
穴中水泉之害地而浮淺之虞偏及傷破之餘驚動諸陵
之慮雖明知之亦不暇顧群臣議者又多不習此等猥賤
之末術所以不能堅決剖判致煩明詔博訪在廷臣實痛
之其敢無辭以對蓋臣聞之葬之爲言藏也所以藏其祖
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
誠敬之心以爲安固又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
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
必擇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再卜焉近世以

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稍有事力之家
欲葬其先者無不廣招術士博訪名山參互比較擇其善
之尤者然後用之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
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
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
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其
所當慮之大者也至於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吉
地亦無全力而祖塋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挺災
此雖術家之說然亦不爲無理以此而論則今日明詔之
所詢者其得失大槩已可見矣若夫臺史之說謬妄多端
以禮而言則記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
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即是古之葬者必坐北

而向南蓋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故雖葬之
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
陰之理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先論其主勢之彊弱
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
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
以得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今乃全不論此而直
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群姓而謂塚宅向背各
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
亦多不用今乃以爲祖宗以來世守此法順之則吉逆之
則凶則姑亦無問其理之如何但以其事實之則其謬不
攻而自破矣蓋自永安遷奉以來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
間國統再絕靖康之變宗社爲墟高宗中興匹馬南渡壽

陳信

皇復自旁支入繼大統至於思陵亦用其法而壽皇倦勤
之後旋即升遐太上違豫日久以至遜位赤山亦用其法
而莊文魏邸相繼薨謝若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不有所
廢其何以興則國音之說自爲無用之談從之未必爲福
不從未必爲禍矣何 爲信之若是其篤而守之若是其
嚴哉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而
向北固已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臺史之
言進退無據類皆如此試加詰問使之置對必無辭以自
解矣若以地言則紹興諸陵臣所未覩不敢輕議然趙彥
逾固謂舊定神穴土肉淺薄開深五尺下有水石難以安
建矣而荆大聲者乃謂新定東頭之穴比之先寔神穴高
一尺一寸五分開深九尺即無水石臣嘗詳考二人之言

又復計度新穴比之舊穴只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新穴
開至六尺一寸五分則與舊穴五尺之下有水石處高低
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
石耶且大聲既知有此無水吉穴當時便當指定何故却
定土肉淺薄下有水石之處以爲神穴直至今日前說漏
露無地可葬然後乃言之耶其反覆謬妄小人常態雖若
不足深責然其姦心乃欲奉壽皇梓宮置之水中而略不
顧忌則其罔上迷國大逆無道之罪不容誅矣脫使其言
別有曲折然一坂之地其廣幾何而昭慈聖皇皇后已用
之矣徽宗一帝二后又用之矣高宗一帝一后又用之矣
計其地氣已發洩而無餘行圍巡路下宮之屬又已迫狹
之甚不可移減今但就其空處即以爲穴東西趨那或遠

或近初無定論蓋地理之法譬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毫釐之差使醫者之施砭艾皆如今日臺史之定宅兆則攻一穴而徧身皆創矣是又安能得其穴道之正乎若果此外別無可求則亦無可柰何而今兩浙數州皆為近甸三二百里豈無一處可備選擇而獨遷就偏仄於此數步之間耶政使必欲求得離山坐南向北之地亦當且先泛求壯厚高平可葬之處然後擇其合於此法者况其謬妄不經之說初不足信也耶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富陽縣見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蓋富陽乃孫氏所起之處而嚴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寬平邃密而臣未之見也凡此數處臣雖未敢斷其必為可用然以定之所已見聞者逆推其未見未

臺史

文集卷之五

三十一

吳長春

安知其不更有佳處萬萬於此而灼然可用者乎但今論信臺史之言固執紹興之說而不肯求耳若欲求之則臣竊見近年地理之學出於江西福建者為尤盛政使未必皆精然亦豈無一人粗知梗槩大略平穩優於一二臺史者欲望聖明深察此理斥去荆大聲置之於法即日行下兩浙帥臣監司疾速搜訪量支路費多差人兵驕馬津遣赴闕令於近甸廣行相視得五七處然後遣官按行命使覆按不拘官品但取通曉地理之人參互考校擇一最吉之處以奉壽皇神靈萬世之安雖以迫近七月之期然事大體重不容苟簡其孫逢吉所謂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為上此十字者實為至論惟陛下采而用之庶幾有以少慰天下臣子之心用為國家祈天永命之助臣本儒生不

陳信

文集卷之五

三十一

陳信

曉術數非敢妄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聖聽自速譏誚蓋
誠不忍以壽皇聖體之重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殘破浮淺
之地是以痛憤激切一為陛下言之譬如鄉鄰親舊之間
有以此等大事商量吾乃明知其事之利害必至於此而
不盡情以告之人必以為不忠不信之人而况臣子之於
君父又安忍有所顧望而默默無言哉惟陛下詳賜省察
斷然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尚書省臺吏之
吏恐當作史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五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六

奏狀

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第二狀第一狀闕

臣誤蒙聖恩竅臯偏壘自度庸愚無以補報到任以來夙
夜憂勞惟思所以上布聖恩下求民瘼仰副使令之萬一
者竊見本軍諸縣大抵荒涼田野榛蕪人煙稀少而星子
一縣為尤甚因竊究其所以乃知日前兵亂流移民方復
業而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人戶盡
力供輸有所不給則復轉徙流亡無復顧戀鄉井之意其
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為子孫長久之慮一旦小有水
旱則復顧而之他觀其氣象如齋草浮苴無有根蒂愁歎
六聊深可憐憫是以去年六月曾以此縣稅錢利害條具

文集卷之六
吳長春
聞奏乞賜蠲減伏蒙聖恩即日降出而戶部下之本路漕
司漕司委官究實復以申部取旨施行百里疲羸日夕仰
望聖澤之下流不啻飢渴而戶部乃以去歲議臣之請復
下漕司責以對補吏民相顧悼心失圖臣愚惶惑亦不知
所以爲計然竊伏惟念陛下寬仁勤儉恭已愛民四方遠
近凡以病告無不惻然興念即賜復除臣不敢廣引前事
且如近者汀州所貢白金歲數千兩一旦沛然出令舉以
丐之了無難色此豈復責其有所取償而後予之哉慘怛
之愛發於誠心而不可已也而往者議臣不足以窺測天
地含容施生之大德輒爲對補之說以逆沮遠近祈恩望
幸之心臣雖至愚有以知其決非陛下之本心也且州郡
歲有餘財自當措置充那以紓民力豈復敢以此等瑣末

上勞天贖正爲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以冒昧有此陳請
今乃限以對補之說不附其說則遠縣窮民永無蘇息之
期必從其說則勢無從出不過剜肉補瘡以欺天罔人不
惟無益而或反以爲害不惟仰失陛下愛民之本心而臣
之愚亦有所不忍爲也是以敢冒萬死復以奏聞欲望聖
慈特降睿旨檢會前奏依汀州例直賜蠲放施行計其所
捐除不礙上供數外不過納緡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九
百餘貫比之汀州之數未爲甚費而可以少寬斯人使得
安其生業臣不任祈天瀝懇皇恐俟命之至

奏南康軍旱傷狀

照會本軍并管屬星子都昌建昌縣自六月以來天色亢
陽缺少雨澤田禾乾枯本軍恭依御筆處分嚴禁屠宰精

文集卷十六
三
吳長壽
意祈禳及行下逐縣精加祈禱去後今據星子都昌建昌縣申依應遍詣寺觀神祠及諸潭洞建壇祭祀請水精加祈禱雨澤並無感應今來諸鄉早禾多有乾損及備據稅戶陳德祥等狀披訴所布田禾緣雨水失時早禾多有乾槁不通收刈申乞委官檢視本軍今檢準淳熙令諸官私田災傷秋田以七月聽經縣陳訴至月終止本軍除已依條施行外須至奏聞

乞放免租稅及撥錢米充軍糧賑濟狀

臣伏覩本軍今為久缺雨澤旱田旱損已依準令式具狀奏聞訖照對本軍地荒田瘠稅重民貧昨於乾道七年曾遭大旱伏蒙聖恩放免本年夏秋二稅錢米紬絹共八萬六千三百二十貫石匹及詔本路監司應副軍糧米四千

石撥到糴軍糧米錢九千餘貫并撥本軍未起米一萬一千七百餘石本軍借兌過乳香度牒錢一萬餘貫湊糴軍糧支遣官兵及撥到賑濟米五萬石又拖欠兩年前上供折帛月椿等錢共九萬三千四百一十六貫石匹兩然後遺民復得存活以至今日今茲不幸復罹枯旱之災又蒙陛下親降御筆深詔予臣精加祈禱而臣奉職無狀無以感格幽明祈禱兩月殊無應効今則早田什損七八晚田亦未可知正得薄收其數亦不能當早田之一二訪聞耆老云乾道七年之旱雖不止於如此然當時承屢豐之後富家猶有蓄積人情未至驚憂又以朝廷散利薄征賑給之厚而人民猶不免於流移殍死閭井蕭條至今未復况今民間蓄積不及往時人情已甚憂懼目下軍糧便闕支遣

計料見官常平斛斗亦恐將來不足賑濟支用若不瀝懇
先事奏聞竊恐將來流殍之禍及他意外之憂又有甚於
前日欲望聖慈早降睿旨許依分數放免稅租外更令轉
運常平兩司多撥錢米應副軍糧準備賑濟則一郡軍民
庶幾不致大段狼狽冒犯天威臣無任恐懼待臯之至

再奏南康軍旱傷狀

照對本軍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管下諸鄉自春夏以
來雨澤少愆尋行祈禱於五月中旬已獲感應稍稍露足
遂至高下之田皆已布種至六月上旬以來又闕雨澤及
遍詣管屬靈跡寺觀神祠諸處淵潭取水建置壇場依法
冊祭龍及修設醮筵禁止屠宰精加祈禱自後未獲感應
其管下民戶陂塘所積水利雖車戽注蔭禾稻綠乾亢日

又風色滲漏是致民田多有乾槁不通收刈見不佳
人戶投陳旱傷不絕本軍恭依御筆處分嚴禁屠宰精
意祈禳及行下逐縣精加祈禱去後據星子都昌建昌縣
申依應遍詣寺觀神祠及諸潭洞建壇祭祀請水精加祈
禱雨澤並無感應今來諸鄉早禾多有乾損及備據稅戶
陳德祥等狀披訴所有田禾綠雨水失時早禾多有乾槁
不通收刈申乞委官檢視本軍檢準淳熙令諸官私田災
傷秋田以七月聽經縣陳訴至月終止具錄奏聞

乞截留米綱充軍糧賑賑給狀

臣熹昨以衰病無能退居田野陛下過聽不忍棄捐超資
越序付以千里民社之寄德至渥也而臣亡狀不能悉心
營職宣布寬恩馴致旱災害及民物雖已嘗具奏聞及申

省部諸司乞行賑救今來竊聞接濟飢民事常平司已行
措置惟有軍糧一節利害尤為不輕而未聞諸司有所措
置竊慮一旦事出意外舉無所逃須至昧死再有陳奏伏
望聖明俯垂臨照臣契勘南康軍受納人戶苗米計四萬
六千五百一十九石遞年科撥並充上供起發而本軍官
吏軍兵一歲糧廩計當用米二萬七千五百一十三石並
無科名支撥從來只於人戶輸納苗米多收加耗高量斛
面及侵支漕司科撥未盡米斛應副支遣昨於淳熙五年
內奉聖旨令人戶自行把槩見青交量每斛已減斛面二
斗及臣到任訪聞民間猶以所納為重又行措置減去加
耗一斗所入之數既已不多然若無水旱災傷非泛支遣
更以別色官錢多方糴補亦可僅免曠闕今者不幸遭此

官檢放雖未見得分數多寡然以目所見叅之傳
聞其勢所收未必及三四分竊慮將來減放之後實納苗
米頭數不多當此凶年所減加耗斛面又難以復行增起
即本軍官兵所支糧廩委是並無指擬夫民飢猶能流移
逐食軍兵既係尺籍從來仰食於官豈容一日有所欠闕
臣既淺短無術可為旬月以來不晝度夜思以至成疾雖已
畧控危衷陳乞罷免然念州郡事勢日就危迫又有萬倍
於一身者若不力告朝廷早為之所而但偷為一身之計
自求安便則其上負陛下拔擢任使之恩雖復萬死猶有
餘辜故不自揆其疎賤輒敢復具情實冒昧奏聞欲望聖
慈哀憐遠方軍民遭此旱虐凜然日有溝壑之憂特降睿
旨許留淳熙六年殘零未起米綱及七年合起米綱並充

淳熙六年
淳熙七年
淳熙八年

本軍軍糧及賑糶賑給支用其賑糶米錢候將來收到別
隨綱運解發賑幾一郡生靈若軍若民皆得以保其螻蟻
之微命共感天地造化無窮之恩更乞憐臣所患心疾不
堪思慮又苦脚氣不任步履早賜罷免仍催已差下人石
鑿不候般家接人疾速前來之任使臣得輿病還家待盡
餘息則臣之私計亦為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照對本軍淳熙六年米綱未起僅五千石今年苗米且
約減放七分即所餘合納米不過一萬三千九百五十
五石若蒙聖旨盡行撥賜亦不為多又况賑糶米錢將
來續次發納即其實支之數愈更多此在朝廷至為
微末而可以救活一郡軍民之命誠非細事伏乞聖照

奏推廣御筆指揮二事狀

具位臣朱熹

伏觀本路安撫使司牒備奉御筆指揮頗聞雨澤愆期
有妨農務仰本路帥守勤恤民隱決遣滯獄嚴禁屠宰
精加祈禳若未感格即具奏聞當議降香前來期於必
應俾雨澤霑足寬朕憂軫卿等各勉旃毋怠臣伏讀聖
訓有以仰見陛下畏天之誠愛民之切雖成湯桑林之
禱宣王雲漢之章無以過此甚盛德也臣幸以愚賤獲
奉詔旨謹以謄寫播告質之幽明仰憑威靈屢獲感應
但其雨澤不至浹洽均勻目今正是早禾吐穗結實之
時尚多闕水去處又聞湖南湖北淮西等路例皆枯旱
將來不幸或至荒歉即雖移民移粟之小惠亦無所施

臣是以夙夜憂惕不遑啓居竊以愚見推廣聖訓畫爲二策具以奏聞如有可採乞賜施行庶幾有以導迎和氣銷去旱災仰寬陛下宵旰之憂惟是不量卑鄙屢犯天威無任震懼隕越之至臣之所陳謹具如后

一臣伏讀聖詔有曰勤恤民隱臣謹已遵稟施行訖然臣竊聞陸贄有言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其支幹凋瘁而根抵蹶拔矣推此言之則今日所以勤恤民隱莫若寬其稅賦弛其逋負然後可以慰悅其心而感召和氣也臣自去年到任之初即設本軍星子縣稅賦偏重嘗具奏聞乞賜蠲減及續體訪到三縣夏料木炭錢科糾太重亦嘗具申省部及提點司其木炭錢近

得提點司保明條奏已蒙聖恩蠲減二千貫訖獨星子減稅一事雖蒙聖恩施行而戶部行下漕司漕司委官覈實近日方得回申戶部此事若格以有司之法必是方多沮難未容便得蠲減所願聖慈深賜矜憐直降睿旨特依所乞則此縣之民庶幾復得樂生安土永爲王民不勝幸甚臣又竊見州縣積欠官物已準去年明堂赦書自**淳熙**三年以前並行除放而近者上司行下依舊催督至如本軍雖小而所催除虛額逃閣外凡一十三項計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貫石匹兩其他大郡抑又可知其間所欠雖復名色多端然而皆是赦恩已放之物今日再行催理不唯仰虧帝王大信而其爲害有

不可勝言者蓋若勒令州縣填補則州縣無所從出必至額外巧作名色取之於民若但責之欠人則其間多已貧乏狼狽雖使賣妻鬻子不足填納而監繫在官無復解脫之期均之二者皆不足以足用豐財而適足以傷和致沴爲害不輕臣愚欲望聖慈特推曠蕩之恩自**康熙**三年以前但干欠負官物不問是何名色凡赦恩已放若已放而未盡者一切蠲除如有違詔輒行催理仰被受官司繳連具奏委自三省看詳將施行官司重作行遣其被苦人戶亦許徑赴登聞鼓院進狀陳理依此施行庶幾聖恩下達民情上通可以感格和平銷去災沴惟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

一臣伏讀聖詔有曰決遣滯獄臣謹已遵稟施行謹然臣竊聞之**易**曰君子明謹用刑而不留獄此聖人觀象立教萬世不易之法也今州縣之獄勘結圓備情法相當者並皆即隨時決遣惟其刑名疑慮情理可閔者法當具案聞奏下之刑寺審閱輕重取自聖裁而州縣不敢以意決也此深得古人明謹用刑之意矣然奏案一上動涉年歲且如本軍昨於**康熙**四年十一月內申樞密院乞奏劫賊倪敏忠辜案其罪狀明白初無可疑而凡經二年有半至今年三月內方準勅斷行下其他似此亦且非一竊計他州繁劇去處此類尤多若使皆是行劫殺人之賊偶有疑慮使之久幽囹圄亦何足

恤其間蓋有法重情輕之人本為有足憫憐冀得
蒙被恩貸而反淹延禁繫不得早遂解釋則恐非
聖人所謂不留獄之意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大
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程限令將諸州奏案依先
後資次排日結絕其合貸命從輕之人須當日便
與行下其情理深重不該減降者即更寬與一限
責令審覈然後行下庶幾輕者早得決遣釋放重
者不至倉卒枉濫是亦導和弭災之一術惟聖明
留意則天下幸甚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借兌上供官錢糶米并乞權行倚閣夏稅錢帛
狀

臣等為本軍今年災傷至重奏乞截留兩年上供米斛內
循狂妄伏候誅夷不謂聖恩即垂開允臣與合郡千里軍
民鼓舞相慶仰戴天地父母再生之恩雖復捐軀隕首誠
不足以仰報萬分之一今來檢放旱傷秋苗通計不止七
分除已一面攢具奏聞外復有危迫之懇頃至冒昧以聞
竊見本軍今年所理夏稅緣自省限起催以來即苦旱乾
人戶車水救田日不暇給憂勞愁歎實與常歲不同遂不
敢嚴責諸縣依限催理只令勸諭人戶自行輸納至今截
日方據納到絹九千四百匹錢一萬六千七百二十五貫
二百五十九文省其絹一面支裝起發所有見錢竊緣本
軍別無儲積可備賑糶不免擅行兌借并未起厚熙六年
折帛錢七千三百一十九貫二百九十六文省通前兩項

共錢二萬四千五十二貫五百五十五文省趣此米價未
起之間收糶米斛約計可得一萬一千五百七十石賑糶
飢民却俟糶畢收簇元錢節次起發其餘人戶所欠錢絹
數目尚多而民間自今以往飢餓寒凍之憂日甚一日漸
次無力可以供輸臣誠不忍更行催督以速其流離轉死
之禍敢冒萬死復以上聞欲望聖慈更賜哀憐許將本軍
今年人戶未納夏稅錢帛權行尙閣令候來年蠶麥成熟
却隨新稅帶納庶幾飢餓餘民得保生業不勝萬幸所有
臣輒將上供官錢借兌糶米之舉敢不俯伏恭俟朝典伏
乞聖慈併賜施行臣無任瞻天望聖皇懼懇切之至

乞撥賜檢放合納苗米充軍糧狀

奉旨著省劄子宣敕郎權發遣南康軍朱熹奏爲今歲旱

除接濟飢民一事常平司已行措置惟有軍糧歲用二
萬七千五百一十三石並無窠名支撥乞將淳熙六年未
起米五千石并今年苗米檢放外餘數乞盡行撥賜充軍
糧及賑糶賑給支用奉聖旨令本路提舉常平司將所部
州軍應管常平義倉錢米通融寬數支撥外更許本軍將
淳熙六年未起米並皆盡數存留充軍糧及賑糶等支用
內糶到價錢令項椿管非奉朝廷指揮不得擅行支使其
淳熙七年分來候見得實旱傷分數別行申取朝廷指揮
本軍除已遵稟施行外今據星子都昌建昌縣申到檢放
通計八分四毫四絲所有今秋苗米管催四萬六千五百
餘石除放八分四毫四絲計米三萬七千四百餘石外合
納米九千九十餘石竊緣本軍一年支遣米計二萬七千

謝怡書

五百一十三石政使畫蒙撥賜上項米斛其於歲計尚闕
支遣若於穀內更令發起即其狼狽又將有不可勝言者
欲望聖慈矜憐孤遠特許畫數支撥上件放外苗米與充
軍糧則一郡軍民不勝幸甚伏候勅旨

奏勸諭到賑濟人戶狀

照對本軍今歲旱傷細民闕食已行下管屬星子都昌建
昌縣勸諭到上戶張世亨等承認米穀賑糶接濟民間食
用已行下逐縣告示上戶依所認數目椿管在家伺候差
官審實監糶去後續準行在尚書戶部符九月十九日辰
時準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勅中書門下省檢會昨準乾
道七年八月一日勅節文訪聞湖廣江西間有旱傷州軍
竊慮米價踴貴細民艱食理合委州縣守令勸諭有米斛

官室上戶如有賑濟飢民之人許從州縣審究指實保明

中朝廷依今來立定格目給降付身補授名目內無官人

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埋選二千石補進武校

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不係四千石補承信郎進士

進士候到部與免短使一次不係符本軍疾速施行本

軍遂恭稟行下星子都昌建昌縣勸諭承認賑糶米穀之

人如願將來賑濟依今來所降指揮格法推賞去後今據

都昌建昌縣狀申勸諭到元認賑糶米穀稅戶張世亨張

邦獻劉師與黃澄四名各情願依格法將米穀賑濟飢民

乞依今降指揮保奏推賞本軍已行下逐縣告示張世亨

等依數椿管米斛伺候本軍給曆付飢民及差官前去監

轄賑濟飢民請領食用候見的實賑過米數別行保奏推

謝世亨

賞外須至奏聞者

繳納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狀

臣熹昨於淳熙五年準勅差前件差遣續奉聖旨令臣任滿前來奏事臣已於次年三月到任至今年三月已係成資方欲等候替人前來交割職事即依元降指揮前去奏事忽於三月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自顧踈頑已試無狀荐蒙任使恩重命輕未敢遽有辭避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祇受訖緣為替人未到準法未得離任其元降奏事指揮又緣已有前件恩命兼臣見患心氣精神不全思慮應對動有差錯不敢前詣國門聽候進止外伏念臣愚賤踈遠在任二年凡所奏陳多蒙開納甫及終更曾無績効又蒙聖恩有與

臣雖至愚然早服父師之訓其於君臣大義與夫古今治亂得失之故粗亦識其梗槩豈不願得一望天日之光少罄平日愚忠之萬一顧以衰頹不獲自盡退就田畝死有遺憾惟是今任職事尚有合具奏稟事件不免具事狀條畫以聞而總其目如左須至奏聞者

一臣熹狀奏為本軍星子縣稅錢太重欲乞直降睿旨特賜蠲減事

一臣熹狀繳連本軍狀奏為勸諭到稅戶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興黃澄共承認米一萬九千石賑濟飢民給賜了畢欲乞不候諸司保明早依元降賞格推恩事
一臣熹狀奏為乞降指揮淳熙七年被災之郡不得催理積欠及將倚閣夏稅特與蠲放其上三等戶零欠

夏稅亦與多作料次逐年帶納事

一臣熹奏爲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及乞頒降光堯書

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

經及國子監九經注疏等事

右謹具如前欲望聖慈特降睿旨逐一施行不勝幸甚臣
瞻望闕庭無任慕戀祈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右臣誤蒙聖恩俟臯備壘自度庸愚無以補報到任以來
夙夜憂勞惟思所以上前聖恩下求民瘼仰副使令之萬
一者竊見本軍諸縣夫抵荒涼田野榛蕪人煙稀少而星
子一縣爲尤甚因竊究其所以乃知日前兵亂流移民方
獲業而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入戶

力供輸有所不給則復轉徙流亡無復顧戀鄉井之意
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爲子孫長久之慮一旦小有
水旱則復顧而之他觀其氣象如腐草浮苴無有根蒂愁
歎亡聊深可憐憫是以到任之初曾以此縣稅錢利害條
具聞奏乞賜蠲減伏蒙聖恩即日降出而戶部下之本路
漕司漕司委官究實復以申部取旨施行百里疲羸日夕
仰望聖澤之下流不啻飢渴而戶部乃以往者議臣之請
復下漕司責以對補吏民相顧悼心失圖臣愚惶惑亦不
知所以爲計者是以默息又之不敢復有奏陳今既終更
不遠郡境又遭去年之旱其憔悴無慘之態又有甚於前
所陳者是以不敢愛死復嬰鈇鉞而一言之夫以民之貧
病至於如此州郡誠有餘財自當措置充那以紓其力豈

便敢以此等瑣末上勞天聽正為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以冒昧有此陳請今乃限以對補之說使遠民之疾苦不得以上聞而陛下之德澤不得以下究此殆議者過計之憂臣雖至愚有以知其決非仁聖之本心也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_{淳熙}六年十月十九日對補指揮更不施行仍照有司檢會臣熹前奏本軍星子縣稅錢事直賜蠲放蓋其所捐除不礙上供數外不過納絀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九百餘貫此於大農之經費不足以當九牛之一毛而可以少寬百里之民使得安其生業臣不任祈天瀝懇惶恐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二

貼黃

奏為本軍勸諭都昌建昌縣稅戶張世亨劉師興進士張邦猷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飢民斗斛

照會本軍去歲旱傷至重細民闕食雖有椿管及撥到常平米斛數目不多深恐不能周給遂行勸諭到管屬上戶承認米數賑糶接濟民間食用續於去年十月十一日准行在尚書戶部九月十六日辰時准_{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勅中書門下省檢准_{乾道}七年八月一日勅節文訪聞湖南江西間有旱傷州軍竊慮米價踴貴細民艱食理合委州縣守令勸諭有米斛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飢民之人許從州縣審究指實保明申朝廷依今來立定格且給降付身補授名目內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選限將二千石補進武校尉如係進士候到部與免短謝

未子六

未子六

未子六

未子六

次四千石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與五千石補承節郎如係進士
與補典符本軍疾速施行本軍恭稟行下管屬再行勸諭
承認賑糶米數之人如願將米賑濟切待審究保明申朝
廷依今來所降指揮格法推賞去後據都昌建昌縣申數
內勸諭到元認糶米稅戶張世亨劉師與進士張邦獻黃
澄四名各情願承認米依格法賑濟內建昌縣稅戶張世
亨五千石乞補承節郎進士張邦獻五千石乞補迪功郎
稅戶劉師與四千石乞補承信郎并都昌縣待補太學生
黃澄五千石乞補迪功郎各乞依今降指揮保奏施行本
軍遂行下告示張世亨等依數椿米伺候給曆付飢民差
官監轄賑濟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先具奏聞及申
本路諸監司照會去訖續據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共

關食飢民二萬九千五百七十八戶數內大人一十
二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口小兒九萬二千七百七十六口本軍各印
給曆頭牌面置簿曆發送逐縣當職官給散付人戶預於
縣市及諸鄉均定去處共置三十五場分差見任寄居指
使添差監押酒稅務監廟大小使臣共三十五員監轄賑
糶賑濟及委縣官分場巡察嚴戢減尅乞覓之弊自淳熙
八年正月初一日為始令抄劄到關食人戶赴場賑糶其
鰥寡孤獨之人即以常平米斛依法賑濟至正月內又緣
雪寒行下屬縣將元係賑糶飢民用上件張世亨黃澄等
米及常平義倉米一例賑濟兩日至三月內又慮飢民艱
得錢收糶米斛再自十一日為頭行下諸縣將已給曆賑
糶飢民一例普行賑濟一十三日通作半月及照得都昌

縣止有黃澄一名承認賑濟米五千石湊所管義倉米會計賑濟不周本軍遂於建昌縣張世亨等賑濟米內撥米四千石本軍措置官錢和崔脚夫舟舡裝載發送都昌縣交管分於置場去處責令監轄賑濟至閏三月十五日終節次據都昌縣建昌縣申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黃澄賑濟過米撮筭共計一萬九千石星子縣元無勸諭到上戶賑濟米斛即以常平義倉米斛依例普行賑濟外本軍節次行下都昌建昌知縣逐旋審究的實賑濟過張世亨黃澄等米數保明申軍去後據迪功郎監城下酒稅權都昌縣事孫僑通直郎知建昌縣事林叔坦狀保明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黃澄賑濟過米一萬九千石委是節次賑濟飢民食用之數即無冒濫本軍一面差委從政郎本

十日法參軍陳祖永前去都昌建昌縣覈實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黃澄賑濟米一萬九千石委是賑濟過的實之數本軍再行稽考別無冒濫保明是實本軍勘會得張世亨劉師與各係稅戶張邦獻係應舉習詩賦終場士人并黃澄係於淳熙四年秋試應舉習詩賦取中待補太學生第十五名是實其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黃澄賑濟過米數各應得近降指揮賞格數內稅戶張世亨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承節郎稅戶劉師與賑濟過米四千石合補承信郎進士張邦獻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迪功郎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迪功郎除已具申本路安撫司轉運司提舉司提刑司照會依條保奏推賞外欲望聖慈下所屬給降合得付身發下以憑給付張世亨

張邦獻劉師與黃澄稭受須至奏聞者

貼黃

臣契勘本軍管下去秋種麥甚廣春初亦極茂盛續次訪聞近緣雨水頗多大段傷損民間養蠶亦緣雨濕桑柘不至十分成熟伏乞聖照

臣契勘除上項張世亨等四家米數已行支散了畢外續次訪聞都昌縣下尚有漏落人戶未曾賑濟除已帖本縣知佐審實用義倉米支散去訖伏乞聖照

貼黃

奏爲乞特詔有司不候諸司保明將本軍所奏黃澄等賑濟早賜依格推賞奏聞事

若臣昨奉 宣熙七年九月十三日聖旨勸諭到本軍入戶

黃澄等出備米一萬九千石賑濟飢民已曾累具畫一奏聞去訖近緣春初風雪寒凍及三月以來農功將起已帖諸縣將上件米普行賑濟管內飢民兩次通計二萬九千五百七十八戶數內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千七百七十六口大人一斗五升小兒七升五合足爲半月之糧今已了畢千里之民既免於飢餓流離殍死之憂無不歡呼鼓舞感戴聖恩臣亦多方體察詢究委無欺隱漏落誑妄不實之弊已因近降指揮具事狀申本路監司乞行保奏外竊緣當來勸諭並是臣親書榜帖分遣官屬再三徃復示以朝廷命令官賞之信其人乃肯欣然聽命今臣秩滿非久解罷若不力爲奏陳早乞推賞萬一他日有司視同常事巧爲沮卻則不惟使臣得辜於民亦恐

朝廷異時命令無以取信於下本軍不免別具狀奏欲望
聖慈特詔有司不候諸司保明將本軍所奏黃澄張世亨
張邦獻劉師與早賜處分依格推賞庶幾民間早獲爲善
之利日後或有災傷富民易以勸率貧民不至狼狽實爲
永久之利臣不勝大願其本軍奏狀繳連在前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三

右臣輒有愚見上瀆聖聰臣竊見本軍去年大旱田畝不
收幸蒙聖恩減放秋苗倚閣夏稅而又申詔有司發廩勸
分前後丁寧勤懇懇凡所以加惠於無告之窮民者至
深至厚以故今歲開春以來及今已是七十餘日而閭里
細民幸不至於大段闕食又幸目今雨澤以時原野漸潤

麥料不過四五十日則二麥可收又四五十日則早稻相
繼決不至於復有流離捐瘠之禍以勤陛下宵旰之憂矣
然臣竊以爲採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
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
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
所以將護節宣小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
以不深畏也今者飢餓之民雖得蒙被聖恩以幸免於死
亡然亦類皆鳥形鵠面蕭然無異於大病之新起若有司
加意撫綏寬其財力則一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復其
舊若遂以爲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之功但見其尚能耕
墾田疇撐拄門戶而遽欲責以累年之逋負與夫去歲倚
閣之官物則是人者其必無全理矣竊聞乾道七年之旱

夏稅秋苗亦皆嘗蒙聖恩矣而流殍甚衆迄今不復者正
以次年帶納前料稅物者迫之也然考其實所謂帶納者
初未嘗大段有人納到以佐有司用度之闕而姦胥猾吏
得以並緣搔擾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其後淳熙元年九
月四日乃以荐饑始蒙蠲放則三年之間所失已多而無
及於事矣今舊逋未除新稅將起斯人慄慄已有狼顧之
憂臣愚欲望陛下赦臣之臯察臣之言亟詔有司凡去年
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催理積年舊欠及將去年倚閣夏
稅悉與蠲放其上二等入戶當此凶年細民所從仰食其
間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欲望聖慈普加恩
施許將去年殘欠夏稅多作料數逐年帶納則覆載之間
福員之內當此災旱之餘無有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

上恩踈遠不當妄有陳奏實以誤膺委寄職在牧民
竊於詔令之間有以仰窺陛下子愛黎元之心有加無已
大懼無以仰稱萬分是以不敢不盡其愚冒瀆天威區無
任恐懼顛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四

右臣竊嘗伏讀國朝會要恭觀太宗皇帝嘗因江州守臣
周述之奏詔以國子監九經賜廬山白鹿洞書院既又以
其洞主明起為蔡州襄信縣主簿以旌儒學每恨無由一
至其處仰觀遺迹及蒙聖恩假守茲土到任之初考按圖
經詢究境內民間利病乃知書院正在本軍星子縣界而
陳舜俞廬山記又載真宗皇帝咸平五年嘗勅有司重加
修繕間因行視陂塘始得經由其地見其山川環合草木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五十四 郊社 四

秀潤真開燕講學之區而荒涼廢壞無復棟宇因竊惟念
太宗皇帝真宗皇帝所以幸教多士垂裕萬世之意其盛
如彼而下吏淺聞弗克原念以稱萬分之臯其大如此駭
懼震懼不皇啓居既又按考此山老佛之祠蓋以百數兵
亂之餘次第興葺鮮不復其舊者獨此儒館莽爲荆榛雖
奉軍已有軍學足以養士然此洞之興遠自前代累聖相
傳眷顧光寵德意深遠理不可廢况境內觀寺鐘鼓相聞
殄棄彝倫談說空幻未有厭其多者而先王禮義之官所
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希闕合軍與縣僅有三所
而已然則復修此洞蓋未足爲煩於是始議即其故基度
爲小屋二十餘間教養生徒一二十人節縮經營今已了
畢但其勅額官書皆已燒毀散失無復存者不敢擅行標

抄收置輒昧萬死具奏以聞欲均二聖明俯賜鑒察追述太
宗皇帝真宗皇帝聖神遺意特降勅命仍舊以白鹿洞書
院爲額仍詔國子監仰摹光堯書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
繼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印版本九經疏論語孟
子等書給賜本洞奉守看讀於以褒廣前烈光闡儒風非
獨愚臣學子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頃年親見潭州嶽麓書院尚存舊碑六書勅賜嶽麓
書院六字伏乞睿照

阿馬奏案內小貼子

臣素等契勘阿馬既與外人通情密謀殺夫自是不容旁
有知證本不敢具案聞奏今準提刑司牒須至具奏謹按

本人所犯隳絕三綱情狀慘酷聞之猶可酸鼻竊慮有司因循常格擬從減等之坐有害風教事體不輕欲望聖明洞察特依常法以警昏愚以正邦法臣等不任大願

奏紹興府都監賈祐之不抄劄飢民狀

照對紹興府諸縣今歲災傷飢民流移闕食甚衆恭稟聖訓寅夕究心奉行緣本府山陰會稽縣人戶不住遮道告訴抄劄不盡漏落不實臣即已措置專設一局見今呼集耆保鄉司專委本府當職官敦請鄉官重行隔別審實其在城五廂闕食細民及流移到府之人本府雖委逐廂官沿門抄劄訪聞多是止憑廂典合干人多有不實不盡亦行前來陳訴臣又已送下廂官審實抄劄所有他處流移到府臣亦已行下本府與縣令佐約束停房店舍不得多

資并津渡邀滯仍通行收拾病患飢困及遺棄小兒

寬闊寺院安著支撥常平官錢收買柴薪蒸薦給衣襖之類修合藥餌醫治煮造三甯等稀稠粥次第救助仍委

蕭慈悲僧道主管看養所行非不告戒臣今月十九日據

馬林等投狀稱是嵒縣人事疑當移在本府第一廂

居住闕食飢餓內有馬百四一名扶到臣治所已是飢餓

日久十分羸困繞到不久即便倒死臣即令醫人用藥灌

救移時方得甦醒遂行呼到本廂官武翼郎紹興府兵馬

都監賈祐之取問元不抄劄供報因依本官應對不行及

先來承受本府牒委及承臣送下陳狀並無抄劄事因報

應本官委是不職難以存留在任臣除已先將賈祐之牒

紹興府對移本府指使差遣外欲望聖慈特降睿旨重賜

文集卷十六
十七
黜責以爲官吏奉行賑濟不虔之戒

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及推賞獻助人狀未論許

疑當作計

臣昨被臨遣備使浙東又蒙聖慈賜以錢會三十萬貫以給一路賑糶賑濟自謂遭值聖恩隆厚至於如此其勢必可以救活此道之人伏自入境以來日據紹興府會稽山陰兩縣人戶投訴抄劄漏落遂將諸縣悉行根括先據兩縣申到比舊計增二十五萬六千一百九十二口其餘諸縣尚未申到計其縣分地里之大小戶口決當數倍於此蓋緣當來諸縣抄劄不甚子細而又涉日既久向之粗能自給者今皆闕食所以飢民之數日有增加因以此數考按本府昨來均定所得錢米撥下諸縣之數其爲欠闕數

尚多遂將昨來所蒙給降會子等錢除五萬貫諸州申到已無見在更留五萬準備諸州取撥外即計逐縣大小及已得錢米多寡等第均給計已支費十八萬餘貫而會稽山陰兩縣自占九萬餘貫其餘準擬諸縣申到再劄人等別行均給者共不過一萬餘貫計可得米三四千石而已事勢危迫不免逐急於鹽司錢內借撥九萬餘貫牒紹興府措置運糶然亦僅可得米二萬餘石而已以兩縣再劄所添計之則此二萬二千石之米其勢豈足以均及諸縣之人然而兩縣所得一家不過日得一二升一口不過日得一二合而已此皆僅足以苟延喘息而不足以救其死命竊料更加旬月未論不得食者必致殍死而此得食之人亦有羸困不能以自存者矣又况當來計料糶濟

止到三月十五日便行住罷已不能給而麥熟猶在四月
麥之熟否姑置未論止許住罷至麥熟猶有半月餘日無
以接濟夫以紹興一郡之飢自臣未到已蒙撥賜米十四
萬石錢九萬貫至臣有請又蒙聖恩如此其厚而臣智術
淺短不能變通其所施爲止於如此竊恐考之於今則徒
有賑救之名而無賑救之實要之於後則既已養之數月
之久而不免棄之旬日之間徒費陛下軍國之儲數十大
萬而不足以稱陛下救民水火之心固臣之無狀死不償
責至於減米增賞雖已得旨通行而去年獻助之人至今
未蒙推賞度牒換米雖已得旨給降而米數太多度牒一
道計當錢千五百緡以此至今皆未聞有應募者則此竊
志陛下憂勞惻怛博施濟衆廣大無窮之心或格於有司

拘織番之議而不得以
下究也臣已與帥臣王希呂同
狀奏聞欲望聖慈更賜憐憫再行借撥會子三十萬貫及
今糶米五六萬石通融接續措畫糶濟而復於此詳具其
所以然者以聞其去年本路所奏合推賞人則乞特詔有
司直與推賞給降告命付之本州令守臣喚上當廳祇受
不須更令官司保明徒爲文具其度牒亦乞裁減半價只
作百五十石仍再給降三百本付紹興府令臣與王希呂
同共掌管交到米斛即與書填則人必樂從應募者衆凡
此三者儻蒙施行庶幾此郡飢民逐家一日各添得米一
二升逐口一日各添得米二三合而逐縣續有剗到漏落
戶口及流移歸業之人亦得以漸次收拾不至飢死既有
以卒究陛下憂勞惻怛博施濟衆廣大無窮之心而草野

愚臣亦得以憑藉威靈不負飢民之命千萬幸甚如其不然則臣計已窮終必仰孤任使伏自到任以來朝夕憂懼精神耗竭四肢緩弱時復麻痺竊恐一旦溘然無以見百萬餒鬼於地下欲望聖慈赦其罪戾許臣罷免使得脫此冤債歸骨故山亦千萬幸甚披心瀝血干冒宸嚴臣無任恐懼戰栗之至

奏採荒事宜狀

臣蒙恩將命浙東奉行救恤到官日夕考究求所以上副焦勞之意竊見浙東諸州例皆荒歉台明號為最熟亦不能無少損而紹興府之飢荒昔所未有臣以目所親回思去歲南康之歉猶謂之樂歲可也賑救既在所急事體宜先奏聞今紹興八邑餘姚上虞號為稍熟然亦不及半收

諸山陰會稽所損皆七八分嵊縣旱及九分蕭山諸暨永早相仍幾全無收今除餘姚上虞稍似可緩外且論蕭山等六縣約其所收不過十一先次朝廷撥米一十四萬七千石錢九萬貫并本司前官申朝廷於衢婺州通融撥到義倉錢三萬八千七十五貫一百文明州義倉米五千石數目非不多州郡日夕惟賑濟是務官吏稍解事者皆奔走不暇雖寄居士大夫亦不敢寧處不可謂不留意然終未有能救飢莩之實民情嗷嗷日甚一日不獨下戶乏食而士子宦族第三等人戶有自陳願預乞丐之列者驗其形骸誠非得已兼自秋來賣田拆屋斫伐桑柘鬻妻子貨耕牛無所不至不較價之甚賤而以得售為幸典質則庫戶無錢舉貸則上戶無力藝業者技無所用營運者貨

無所售魚蝦螺蚌久已竭澤野萊草根取掘又盡百萬生
齒飢困支離朝不謀夕其尤甚者衣不蓋形面無人色扶
者攜幼號呼宛轉所在成群見之使人酸辛怵不忍正
視其死亡者蓋亦不少臣深究其所以然正緣紹興地狹
入稠所產不足充用稔歲亦資鄰郡非若浙西米斛之多
又以和買備重無巨富之家連遭水旱兼失蠶麥些小積
穀春首勸糶無有存者上戶先已匱乏是以細民無所仰
給狼狽急迫至於如此大抵荒歉自五分以下猶可措置
蓋以五分之粟給十分之人稍行勸分便可苟活今以空
虛之郡而荒交九分則一分之粟既不能給十倍之人而
戶口甚多所關浩瀚亦有非移民移粟所能補助者臣所
目見心思兼詢訪士夫父老者既如此復約墾田收租之

度二百萬畝每畝出米二石計歲收四百餘萬又將今再
抄劄山陰會稽兩縣口數以約六縣之數則山陰會稽丁
口半於諸暨嵊縣而比新昌蕭山相去不遠絕長補短兩
縣當六縣四分之一今抄劄山陰會稽四等五等貧乏之
戶計三十四萬口四等之稍自給及上三等者不預焉則
統計六縣之貧民約須一百三十萬口併上戶當不下百
四十萬計稔歲所斂四百萬石米除上供及州用外養百
四十萬之生齒日計猶不能及二升之數則所謂樂歲無
餘者既信而有證矣又約六縣所蠲放分數以計今歲民
間所收不過十分之一則所不救之米約計三百六十萬
石而所收止四十萬石闕乏數目如此浩瀚則所謂補助

無策者又信而有證矣今將紹興府先所得錢一十二萬
八千七十五貫一百文并臣所得三十萬貫除五萬貫諸
州申到已無見在又措留五萬貫均給諸州外不過共折
米八萬二千餘石并前項米一十四萬石總而計之不及
其田租所闕十分之一今來措置除蕭山僅能口給半月
外其餘五縣以戶計之日之所得固已不過一二升若以
口計之則日之所得又不過一二合是僅足以使之皆知
聖主憂勞憫恤不忍坐視之意而已若謂如此而便足以
救其必死之命則固難指準然遂欲以百三十萬之貧民
盡仰官司口以并計麥秋之前九十餘日當為粟百萬石
則亦非朝廷今日事力之所及也然臣竊謂有司之力誠
有限量而聖主天地父母覆載生育之心則無終窮以事

限之方言之則拯護之切撥賜之多誠若不可以有加於
今日然以陛下無窮之心論之則豈不欲使此邦更得數
千萬石之粟以必救數十萬人之命其忍直以無可奈何
處之而熟視其飢餓顛仆於前乎故臣輒敢歷叙其所見
聞考驗之實本末如此而別具施行事目以干聖聽惟陛
下哀憐財幸意迫情切言無倫法臣無任皇恐俟臯之至
奏紹興府指使密克勤公偷盜官米狀

兼對紹興府諸縣去歲旱傷飢困及流移之民見今闕食
者蒙聖恩撥下米斛賑濟紹興府遂差指使保義郎密克
勤往平江府請取米一萬三千石分下上虞新昌嵊縣交
卸賑濟今月初七日臣巡歷到嵊縣點檢據嵊縣主簿迪
功郎葉祥申承本縣差往三界鎮交量密克勤請到賑濟

一萬石依應躬親將本府通判承議郎吳津較量斛斗
交量每斛比少米一升五合又令親隨斗子葉吉等徑自
用斛行際意在虧減外令兼其米盡用糠泥拌和却乃備
待本府指使對衆抑捺意欲庇護舡稍合干人作孽緣此
未敢交量乞施行及據本縣土豪黃彥等列狀陳訴密克
勤押到米蒙告示前去搬搭並係濕惡夾雜糠泥及每斗
不應本場斛斗去後折欠負累不便臣尋取到米樣看視
其米多係糠土拌和遂喚到斗子康勝對衆用斛量計每
石少欠九升於內量出一斗篩篩內有泥土碎米一升二
合并糠一升一合通約所押一萬三千石內折欠拌和之
數計米四千一百六十石臣竊惟陛下聖慈天覆矜憫飢
民給賜米斛德至為深厚然以臣所見陳縣一帶飢饉

羸困瘦瘠宛轉道路呼號之聲不可忍聞其不免於
死亡者已不勝計其密克勤乃敢輒將官米如此偷盜作
使飢餓之民不得霑被實惠情理重害不可容恕除已
據本府通判承議郎吳津逐急用陳縣斛斗交量發下本
縣賑濟仍拘管密克勤聽候施行及牒紹興府送獄根勘
取見著實依法施行外欲望聖慈先將本人重作施行仍
令紹興府疾速根勘監追所盜米斛送納入官庶副賑濟
奏巡歷合奏聞陳乞事件狀

臣自正月四日起奏紹興府迤邐巡歷有合奏聞陳乞事
件今具下項欲望聖慈檢會臣前兩狀所奏及今所陳事
理再賜官會三十萬貫速行舊歲之賞痛減度牒之價庶
幾儲備稍豐官吏更敢放手救活飢民其作捺湖埂亦係

一縣新年農事利害之大者并乞特依所乞早賜給降不勝幸甚

一臣初六日到三界鎮見有餓損人口頗多其死亡者亦已不少七日至嵎縣八日至本縣清化孝節鄉所見尤多飢羸尤甚據其稱說皆自八九月來闕食至今其死亡者不可勝數道殣相望深可憐憫臣謹已再於昨蒙給賜錢內取撥五千貫付紹興府通判果津令收拾賑給嵎縣新昌及三界鎮一帶病困之人庶幾稍獲安存未至一向死損但恐錢少不足支用伏乞睿照早賜接濟

一臣初九日入諸暨界所有縣之東南一帶山鄉所見病損人數絕少問之鄉人云是去年稍得收成去處

鄰見令佐鄉官稱說縣北湖鄉一帶接連蕭山病困人多不減嵎縣臣亦再撥給賜錢五千貫付紹興府通判劉侯令收拾諸暨蕭山病困之人及根刷到勸諭上戶賑糶米未曾出糶之數尚有四千餘石已牒通判劉侯及本縣催促赴場增添人戶每戶除單丁外更與一口收糶及有人戶陳訴乞借官錢及早修捺湖埂緣臣曾與帥臣王希呂連狀奏乞給降米斛未蒙應副今恐失時浸損二麥兼廢農工已逐急於給賜錢內借撥三千貫應副所有三項錢米雖已支撥尚恐數少未足支用伏乞睿照早賜拯濟

一臣十三日入婺州界以後事體續具奏聞大抵婺州災傷比之紹興府分數頗輕州縣措置亦似稍有倫

理伏乞睿照

奏上戶朱熙績不伏賑糶狀

臣巡歷到婺州界一路飢民頗少本州見將元撥賜米及勸諭到上戶米斛置場糶濟逐日煮粥以給城市鄉村艱食之人亦已頗有倫緒臣自入境以來每過米場必親臨視閱其文曆校其升斗小有欺弊即行懲戒至十四日到金華縣孝順鄉第十二都地名十里牌有朱二十一米場本場即無人在彼糶米據貧乏人戶俞九等列狀哀訴本鄉田產盡賣與豪戶朱縣尉去年荒旱本縣給曆令就本都朱二十一米場糶米養濟且九等每日往來並不曾般米到來致一村人民飢餓其朱縣尉爲見行司到來却於沿路散榜詐稱糶米施粥及據金二等陳訴朱縣

令在十四都糶米即與朱二十一場隔遠二十餘里本令幹人許浩用使私升及濕潤糶碎糙米及將人戶官曆頭擅自批鑿每七升減作五升五升減作四升又有收下曆頭不肯付還百端抑遏無處告訴又據人戶用楊朱子智等衆狀告訴朱縣尉典買產業累年白收花利不肯批割物力皆係出產之家抱空代爲送納臣尋令人暫喚朱縣尉取問本人倚恃豪強不伏前來遂委金華縣尉追發據縣尉迪功郎陸適申依應追喚朱縣尉係極等上戶居屋三百餘間倚恃豪勢藏隱在家不伏前來竊緣本人家僕叢衆全無忌憚臣又已行下本州追發亦復不到臣照得朱縣尉係修職郎朱熙績元因進納補受官資田畝物力雄於一郡結託權貴凌蔑州縣豪橫縱恣靡所不

爲本縣昨爲第十二都無上戶米斛可糶就近分撥本人
在第十二都朱二十一家置場糶米其朱熙績輒敢欺凌
縣道不伏發米前去泊至臣巡歷到彼又乃詐出文榜稱
就十四都出糶致得一場糶米人戶無從得食其在家所
糶又皆減尅升斗虛批曆頭姦弊非一所稱散粥亦是虛
文日以一二斗米多用水漿煮成粥飲來就食者反爲所
誤狼狽而歸九其所爲無非姦狡切害之事及至官司呼
喚又敢公然抵拒首尾三日不肯前來若使人皆如此荒
政何由可辦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朱熙績重賜黜責以
爲豪右姦猾不恤鄉鄰之戒

奏巡歷婺衢採荒事件狀

臣昨按視知興府嵗縣諸暨縣已具事目奏聞訖續奉正

月十一日入婺州浦江縣界歷義烏金華武義縣由蘭溪
縣界入衢州龍遊西安常山開化江山縣今有合奏聞事
謹具下項

一婺州諸邑蘭溪水旱相仍被災最甚金華次之而境
內馬海白沙一帶爲尤甚其他又次之惟永康一縣
爲稍輕大槩通計比之紹興府諸邑事體殊不侔然
諸縣措置不無乖謬以臣所見武義坊郭已有飢民
而訪聞蘭溪金華山谷之間流殍已衆幸今守臣錢
佃頗能究心料理專委通判一員往來檢察請到鄉
官五員日夕商議計當不至大段闕敗臣尚恐其所
有錢米不足支用已於昨蒙聖恩所賜錢內取撥台
州處州義倉米錢五萬貫應副本州糶米糶濟伏乞

睿照

一 灑州常山開化水旱最甚江山次之西安龍遊又次之通計其實不減黎州但緣當時州郡吝於檢放常山開化係災傷極重去處而常山所放僅及一分六釐有奇開化又止一釐一毫而已故文案之間但覺災傷輕可而兩邑之民陰受其害不可勝言聞得歲前死亡已多今之所見羸餓之民亦有甚於黎州諸邑者西安雖輕於兩邑而聞芝溪一源向來俞七俞八作過去處人民已極困悴加之守悴皆已逼替吏民解弛無復條貫臣竊憂之已輒行下本州所得朝廷許撥義倉米五萬石內將一萬石專充賑濟專委曹官兩員鄉官三員分縣措置收拾飢餓羸困之人

號驗支給伏乞睿照

一 黎州諸邑有災傷稍重而巡歷未到處回程當一一點檢別具奏聞伏乞睿照

唐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六

